

鸳鸯绣

男人临走时说：“等天下太平了，我就回来陪你们。”

□河北/孟宪歧

江南水乡，有一处小店，里面的手帕五彩缤纷，上面大大小小全是刺绣的鸳鸯。

女人着苏式旗袍，身材曼妙，于门口飞针走线。

有人来，女人放下活儿，两手交叉放在小腹前，朱唇轻启：“请问，您喜欢哪样手帕？”

浓浓吴音，柔和动听。

来者选中一款手帕，满意而去。物什虽小，可是地道的苏州刺绣。

闲暇时，女人站在门口，凝望孤帆远影，久久不去。

女人是苏州女人。十八岁时，一袭鲜红的旗袍，裹着充满诱惑的胴体，风

情万种地嫁到了水乡。一同而来的，还有欸乃咿呀的两船陪嫁。

男人正在读书。

女人琴棋书画样样精通。

男人满腹诗文。

两人琴瑟和鸣，温柔梦里几度春秋。很快，他们有了小孩，一个活波可爱的小女孩。

后来，男人毕业后在南京为官，小官。经常来往于水路旱路。

男人乐于走水路。

女人也希望男人走水路，女人能见到男人在乌篷船上向他招手的样子。

男人归家，女人眼里都藏着喜悦。久了，男人又升官了。

男人返家时只走旱路，旱路有车，快。

那时，女人的婆婆身体还好。后来，就一天不如一天，女人伺候着婆婆跟伺候亲妈一样有耐心。

男人说：“孩子小，妈有病，你为我们付出的太多了！”

女人嫣然一笑：“只要有你，我就知足。”

男人叹口气：“哎，我可爱的小女人啊！”

女人最爱听男人这句话。

男人回来的次数越来越少。



半年。

一年。

两年。

三年。

有一次男人回来了，女人问：“听说，在南京做官的，都有小女人？”

男人一愣，随即答：“有的有，有的没有。”

女人又问：“你有吗？”

男人脸红了，答：“没有。”

女人娇嗔地说：“看看，你撒谎了，脸都红了，还说没有？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

男人说：“真没有。”

女人伏在男人怀里，幽幽地说：“有了，我也没办法。”

其实，男人早就有了小女人。

不久，日本鬼子进了南京城。

女人天天做噩梦，梦见男人鲜血淋淋站在她的面前。她不放心，跟婆婆说：“我想去南京！”

婆婆就哭：“你一个女人家，我不放心。”

女人说：“有花儿伺候您。我没事儿。”

花儿是女人的女儿，已经8岁了。

花儿缠着女人说：“我也要去南京，我想见爸爸。”

女人哭着说：“你在家照顾奶奶，我见到你爸就把他领回来！”

女人就准备上路了。

这时，男人捎信回来说，他在重庆呢。

女人高兴地告诉婆婆说：“妈，他在重庆呢，很安全。”

可男人没有给她往回捎钱。家里的生计出现了问题。

女人就变卖了娘家那两小船的陪嫁，开了一家刺绣店。因为店里卖的全是她绣的鸳鸯，就起名叫“鸳鸯绣”。

有人跟女人说，他的男人有了小女人。她淡淡地说：“他是当官的，我不去伺候他，总得有女人伺候他呀。”

女人的鸳鸯绣很火。女人忙不过来，花儿就帮忙。花儿心灵手巧，学会了妈妈的手艺，绣出的鸳鸯栩栩如生。女人拿着女儿绣出的鸳鸯，泪

眼婆娑。

婆婆经常在呼唤儿子的梦中潸然泪下。

婆婆病重，男人接到信儿，从重庆赶回来。

婆婆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你把媳妇和孙女给我接走！这些年，太委屈她了！”

男人到底没有把女人和花儿接走。

男人在各地做官，不乏有小女人围绕身边。

女人说：“把花儿带走吧，她要读书。”

男人说：“还是让她留下来给你做伴吧。我四处漂泊，居无定所，带在身边不安全。”

女人就不再说话。

男人临走时说：“等天下太平了，我就回来陪你们。”

天下是太平了，男人却没有回来。

男人死在战场上。

有一年，女人家里来了一位漂亮的女人，还领着一个十多岁的男孩。

漂亮女人抱住女人大哭：“他让我来找你，认你做大姐。这孩子，就做你的儿子。”

女人也哭了，说：“妹妹，啥也别说了，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

两个女人就把男孩和花儿拢在一处。

只是，每天，女人都拿着自己绣的鸳鸯手帕出神。

漂亮女人抱住女人大哭：“他让我来找你，认你做大姐。这孩子，就做你的儿子。”